

鶴林玉露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廬陵羅大經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

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仇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仇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仇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

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仇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蕙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覺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仇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

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
泯陳正甫州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
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
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家牢
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
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
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
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
帖妥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艸加官制不過曰
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欲同之行或謂
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
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
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
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官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

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

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歛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

然世之作僞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效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訛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者能之乎

高視闊步幅中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諷字字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麇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
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
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
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
不盈把惆悵暮忘饑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
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
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然寤嘆

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
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
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似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
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詩送
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
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
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

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宰廬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惜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十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仙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

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夙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丞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妾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

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

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反

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
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各寵如狡兔
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
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
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
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

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
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
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
耶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
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
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
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
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

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
郵荒政游宴興作蕩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
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
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抗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
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
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後寺僧能自爲
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
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
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
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
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驗
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
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
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
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
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
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
蒔蔗種瘞之曰他時節節皆生公悟曰蔗切之夜庶生是
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
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
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
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
四目漫將糟粕汙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
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
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
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
曰薊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
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
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

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术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惺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歛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

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耳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即廖其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即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爲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劔止能爲劔不能爲琴故其成毀又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克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姦富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

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承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

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

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李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攽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

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
傾一盞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蹲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

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
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
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
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
于容南節推翁諤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
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
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
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鷓
夷子散髮弄扁舟鷓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
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

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隱括
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爲韃
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
厚賂遣之歸告仇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
王師失利仇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
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
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
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母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未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艸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

胄壽聖甥也乃令閣門蔡勝潛告之仇胄遂因知省關禮
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敕
宿衛起居卽彭龜年告嘉卽備進發七月甲寅禫祭壽聖
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
此御筆也嘉王可卽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
避再三仇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
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寶出事定仇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
言曰此事仇胄頗有功亦合分此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
有何大功弼語仇胄仇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
然不交一談仇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
萌調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
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
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
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
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
大夏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
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徂伺隱慝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狼若共兜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哓哓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

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啣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增其不爲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

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叅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幙客杜子桎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燦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爲

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竒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義戰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巖

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
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斤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
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鈞黨甲乙
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
叫月明唯有蠱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
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蠱沙詩意
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
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
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
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
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
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
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
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
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公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黃綠
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史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
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

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
有芑鞵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
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爲對
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
艤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
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
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
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

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
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
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
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
賴祥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
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
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
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

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劔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柰和戎白面即壽皇讀之爲之太息臺評劾之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

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踈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韞左氏傳褚師聲子韞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籩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

像設亦宜做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官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

縣廳前呈覆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
文公之意盖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
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
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禍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
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
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
而消之也若水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
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
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考功官衙盛
地名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廝離相字下自注云思
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
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
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
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

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氏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术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軍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約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兀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

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卽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

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
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宵中有慊故特喜
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
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
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
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
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
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
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
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
鸛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
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
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麩代
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
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悰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

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統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鑒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當國必借此藉口

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

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

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
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
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
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
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
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
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
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
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衛令狐汾
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爲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
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
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
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亾也諸侯必折而
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
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
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

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亾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亾之勢惟秦

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
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
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
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氏滅
鄆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
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子孟垂教深切
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

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嘻嘻皆爲利來音離吁可哀
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楮而潁川服尹翁歸誅
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者則舜與
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爲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
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氏倚相之通訓
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
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
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
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王而喜燕石賤周璞而
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饑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
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
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

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
等故其策曰闕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闕寺不聞於典
謨三王闕寺不聞於誓誥監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
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
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
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

故間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
凌厲有所不暇顧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翛然不爲泥滓
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
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
固作也養直厲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
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
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
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

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
直墨蹟云後湖膏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
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
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
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
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膏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
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

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
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
公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
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
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
冊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
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荅荆
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衆
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
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

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崑崙
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
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
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
爲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
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

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石牛洞詩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彙載

五代時彙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

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項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

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竒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

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谷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敘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穎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

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

主仲遠留館侯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
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
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淹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
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
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
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
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
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

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
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叱士疽之恩則赴死如
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
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
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亾
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
以哉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劔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
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鶴林玉露
僂羅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
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猾也歐史
閒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
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
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
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
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
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
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

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瑣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插擢胃腎言

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適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尚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

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
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
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
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
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嗟起廬陵古
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
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
先公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
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南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

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
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瓌竒負氣兄弟友愛最隆
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
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
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
俞艸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謹直蓋與諫鼓
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槩激壯絲尉廷乎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
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
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

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寃不可招潦霧墮焉悲悔
何及陟階負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
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
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
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敗
夫敗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
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
爲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

足道而其以予爲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
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
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
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
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
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
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
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

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椽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爲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併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

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鈎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盛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掌賦不

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害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韙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

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傷觀之魏大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書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南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洲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蕩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籍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似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

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

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
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
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
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
魏公復用余謂鑾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
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三日
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良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
競競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

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
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
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
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
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
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
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
與縣衙勸君勤理作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
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
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

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糲米白飯鷺鴨
成群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釘萬詞
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
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
第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處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
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
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
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
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
倚橫參又愛清黃美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
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莖出方從陽壯爭出
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
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

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
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逸出市騰意
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
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
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
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
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温既
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叱令殺之嗚呼明皇

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
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
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
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
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
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
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
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之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

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甫

鶴林五言 卷十六
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
曰先公固有所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
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
之

宋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
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
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
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
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

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
比事遺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
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
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
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
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
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
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
大變以至今日益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
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

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宵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

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

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侶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

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賀和戎表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
明效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
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終



